

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3919482

10位ISBN编号：7563919481

出版时间：2008-6

出版时间：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鲍尔吉.原野

页数：24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内容概要

《让高贵与高贵相遇》为其有关人生哲学的作品汇集，共分五辑85篇。当今散文家鲍尔吉·原野的作品，人物鲜活，故事生动，具有小说家的才力；风景灵秀，大自然气息扑面而来，兼具诗人慧眼；哲思深邃，道出他人“心头有，口中无”的真知，又有思想者的高度；同时流露出纯朴人格、平民襟怀，语言质朴，情感真切。其散文作品所达到的境界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他的文字能让诸名家赞赏不已，大众读之忘倦，良有以也。

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作者简介

鲍尔吉·原野，1958年生，蒙古族。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一级作家，现居沈阳。
已出版《掌心化雪》等散文集23种。
曾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奖、东北文学奖等奖项。
更有作品收入大学、高中、初中和小学课本及各种阅读年选。

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书籍目录

第一辑 让高贵与高贵相遇 墓碑后面的字 信任开花 匈牙利舞曲 来,把手给我 雅歌六章 让高贵与高贵相遇 长城之外的草香第二辑 我们对母爱知之甚少第三辑 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第四辑 看着亲人的脸第五辑 为孩子降落的雪

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章节摘录

墓碑后面的字：在额尔古纳的野地，我见到一块特殊的墓碑。

树叶散落乡路，被马车轧进泥里。

枝条裸露着胳膊，如同雨水中赶路的精神力竭的女人。

这儿的秋天比别处更疲惫。

行路中，我被一丛野果吸引，橘色的颗粒一串串挂在树上，像用眼睛瞪人。

我摘下一串看，正想能不能尝尝，脚下差点被绊倒。

一块墓碑，埋在灌木和荒草间，后边是矮坟。

碑文写道：刘素莲之墓。

荒地之间，遇到坟茔。

我想不应抽身而走，坐一会儿也好。

这就像边地旅行，见对面来人打招呼一样。

坐下，不经意间，看到水泥制的石碑后面还有一行字：妈妈我想……“想”字下面被土埋住，扒开土，是一个“你”字。

这个字被埋在雨水冲下的土里。

我伸手摸了摸，字是用小学生常用的涂改液写的。

字大，歪歪扭扭，如奔跑，踉跄，摔倒。

写字的人也像小学生。

我转过头看碑正面，死者生卒年代为1966—1995，活了29岁。

碑后写字的人该是她的孩子。

这么一想，心里不平静，仿佛孩子的哀伤要由我来担当。

她是怎么死的？

她死的时候孩子多大？

我想，她如果死于分娩，孩子也没什么大的悲伤，但不像这个人的情况。

孩子分明和母亲度过了许多日夜。

母亲故去，他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，特别在黄昏——一人在一天中情绪最脆弱的时候，常常想到母亲。

儿时，妈妈不在身边，我特别害怕呼啸的风声，和树梢缠夹，一阵阵起伏不定；害怕不停歇的夜雨；害怕敲门声、狗吠和照明弹——那时总有人放照明弹。

现在这个孩子比我害怕和忧伤的事情会更多。

我和母亲仍然生活在一起，他的母亲远行了。

在节日，在取得好成绩和挨欺负的时候，或者不一定什么时候的时候，他都会想起母亲。

我仿佛看到一双儿童的眼睛，泪水沿着眼眶蓄积，满满的，顺眼角流下。

他独自一人来到这里，写下：——妈妈我想你 “你”字被土埋住了，让人心惊。

的确，“你”被黄土永远埋在这里，这是他家人早已知道却无奈的事情。

我想的是，这几个字力量多么大，把一个人身上的劲儿都卸掉了，对我来说，仿佛如此。

人常说，颜真卿（《祭侄稿》字含血泪，说书法家心境和艺境相合之时的惊心动魄。

还说司马迁、方苞的文字含恨如石。

墓碑后面的这句话，其孤兀也足以把人打倒。

如今词语泛滥，换句话是到了一个不尊重语文的时代。

人们在使用汉字——不需要交费、不需要限制——资源时，尽量挥霍、歪曲、作假，这在网上和官样文章中随处可见。

中国没有《法兰西语言文字法》那样具有刑事约束力的法律，可以不尊重语言的尊贵、纯洁、源流和规范。

套用“物欲横流”这句话，如今是“乱话横流”，不真诚、不优美的文字像污水一样在下水道畅行。

然而尊重文字的人还在，视它为心声，写字的时候会流泪。

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刘素莲的孩子正是流着泪一笔一笔写下这五个字。

有人这么写字，是汉字的福气。

一位身居海外的中国诗人说：“不知为什么，我一看到‘沧海’、‘中秋’这些汉字就想流泪。”为词语流泪，说明他的血液曾经融化过汉字当中芳香高贵的成分。

大树在风中呼号，我走进邻近的村子，牧草一堆一堆金黄。

农妇直起腰，看我进入哪一家投宿。

我想的是，文字和周围的山川草木一样，因为真实而有力量。

它们结结实实地钻进人的心里，做个窝待下去，像墓碑后面那几个字。

信任开花：今年夏天，我在川西的康定城游历，这里是“康定溜溜的城呀”的属地。街上倒没有什么好看。

这里时兴拆旧建筑盖新楼，缺少“溜溜”之时的风情，而店铺有好玩的东西。

一是康巴汉子的礼帽，两头掀起，扣在随便什么男人的脑袋上都有几分像英雄。

问好价，我付钱，又给老板10元，请他帮我寄给我的外甥。

小老板有点窘迫，或者说，这种信任让他有一些扭捏，如同考验。

边上几个人起哄，说：“不要把钱私吞了。”

他恼火，瞪这些人，又对我笑，说：“你相信我？”

我用不怎么清澈的眼睛看着他清澈的眼睛，说：“怎么会不相信？”

他脸红了，四外看，好像成了人物。

接着，抓过一张纸，要把自己的铺号、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留给我。

我说不用，10元邮资不够，请他垫上。

他大声说：“会，我一定会。”

说着，我和山西作家吕新离开这里，继续看街景。

可是我们迷路了，又转到这家店铺门口。

小老板见到我们，跑出门，说：“我马上去邮局，刚才有事耽搁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我们说：“不是这个意思，转回来了。”

我们转到另一条街，见小老板趴在一个案子上写什么，边上放着绛红的呢帽。

他见我们更为吃惊，说：“前边就是邮局，你写的字我有些不认识，请人念一遍，抄下。”

我和吕新颇不自在，想说“我们并没有跟踪你、监视你，巧遇而已”，但说出口。

吕新小声对我说：“咱俩看上去很阴险。”

过了十多天，我继续在川西游历，接到外甥的电话，他收到了帽子。

接电话时，脑海浮现出小老板的脸，十分真切。

在康定城，我还买了一尊木雕、一只玛瑙嘴的大烟枪，准备分送不同的人。

我把钱、邮资和地址交给各位老板，包括一位面相诡异的老板，请他们帮我寄出。

后来，东西都到了。

回想起来，这三位老板当时都显得很惊讶，或者说对别人的信任有一些意外。

我心里有数。

做这件事并不是什么关于人性的试验，我的钱也没有多到率意为之的程度。

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一定会寄达目的地。

信任一个人，其实没什么理由，不需要和所谓的陌生人认识多久，也不需要研究他们的长相、学历和口音。

我是这笔买卖的受惠者，买了东西又有人帮你寄走。

而他们——帮我寄东西的老板，对我心存好感，就像我给他们每人胸前戴了一朵大红花。

信任一个人，就好像说你突然发现了一个好人，而他反过来觉得你好。

匈牙利舞曲：认识李杠，是在冬天。

某日，我路过嫩江街，见一人蹬倒骑驴（人力车）快蹬不动了，他就是李杠。

大冬天，别人穿羽绒服，缩脖走路。

他穿一件蓝球衣，后背潮湿了，脸红，挂着汗，像刚出锅的熟食；屁股左扭右扭，车上的水泥装多了

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，恨载。

恨载的人都要强。

我核计，看你上坡怎么办？

不出意料，他拐入小区，门前的小坡有冰。

车蹬不上去了，绷着，不进不退。

我跑过去，搭把手，车过了。

他擦汗，说：好人一生平安。

我说：别客气，以后少装点儿。

他说：好人一生平安。

没走几步，他喊：“大哥！

大哥！

”我站住脚，他跑过来问：“大哥，你家有暖气吗？

”我逗他：“你想拉走啊？

”“那哪能。

”他掏出一团麻，说：“这个送你，没准儿能用上。

”我问：“多少钱？

”他身子一躲，“看大哥说的，我一个蹬倒骑驴的，能送你啥呀？

”暖气水管子漏了，管箍用麻缠，也许有用。

而后，夏天了。

我买菜过新紫竹餐馆，见一人坐在倒骑驴上闲看街景。

他见我，嗖地跳下来，摘下草帽。

“大哥，还认识我不？

”我忘了。

他说：“恨载那个。

”想起来了，他看着比冬天年轻，二十多岁，眼珠儿黄，脸上也有金黄的小绒毛。

“大哥，我知道你在×××上班的。

”“混饭呗。

”我说。

这是第二面。

第三面，前不久，他摸上门来了，在楼下按门铃。

我通过对讲问：“谁？

”“李杠。

”“我不认识你。

”“蹬倒骑驴的，恨载那个；送麻的。

”我问：“有事吗？

”他说：“我上屋跟你说。

”我不太情愿招他，不知他底细，但也开了门。

进屋，他四下看，说：“房子真大，快赶上候车室了。

”我说：“你还挺能哨呢。

”吾乡把调侃曰“哨”。

“瞎哨呗。

”坐下。

我说：“你叫李杠？

”“杠头的杠。

”他说。

我问：“带麻来了吗？

”他脸红了，“大哥，别笑话我了。

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有个事求你。

” “ 说吧。

” 我补充, “ 大事办不了。

” “ 不是。

” 他伸手挡, “ 我不给你添麻烦。

大哥, 我问个事, 你有《匈牙利舞曲》吗?

” 我蒙了, “ 你说什么?

” “ 匈牙利舞曲。

” 声小了, 胆怯。

我还是惊讶, 问: “ 你改行了?

” 他真不好意思了, 说: “ 大哥, 你再说我坐不住啦。

” “ 行, 咱俩正经说。

谁的《匈牙利舞曲》?

” 他回答: “ 勃拉姆斯。

” 我说: “ 不是李斯特的?

” “ 不是。

” 他说话自己都觉得别扭。

“ 行啊, 你!

” 他脑袋往下栽, 扭捏了好一会儿才说话, 蹬倒骑驴的人扭捏起来比一般人生动。

下面是他讲的故事: “ 大哥, 你这个, 反正你乐意咋想就咋想, 它是这么回事。

我吧, 原来我不是蹬倒骑驴了, 送桶装水。

一回送水, 上永泰小区, 七楼, 房子也像你家似的。

一般人家不让送水的进屋里。

那家老爷们拎不动桶, 让我把桶装到饮水机上。

从门口走到饮水机也就十来步吧, 我听到他家音响放一个曲子, 特好听。

我想多听一会儿, 不行啊。

人家把水票、空桶给你, 就得走。

出了门, 合不得, 我觉得没听过这么好的曲子。

到了楼下, 要出门了, 我想, 不行, 这是个机会, 又上楼。

敲开门, 那人特惊讶, 说: ‘ 水票给你啦!

’ 我说: ‘ 给了。

大哥, 想再听听你家那个曲儿。

’ 他说: ‘ 什么?

’ 要不是眼镜挡着, 眼珠子都冒出来了。

他说: ‘ 你有病啊!

’ 咣地把门关上了。

“ 打这往后, 我老合计这个曲儿。

我跟你说吧, 它那个调儿(我插话: 旋律), 对, 旋律, 别人也这么说, 在脑子里扎根了, 拔不出来

。转悠, 不管你干啥, 它这玩意一遍一遍响, 自动的。

早晨一醒, 就开始了, 嗡一。

坑人的地方在哪儿你知道不?

想哼哼, 哼不出来。

我跟一个哥们儿说, 也是蹬倒骑驴的, ‘ 有个曲儿, 特好听。

’ 他问啥曲, 我说: ‘ 你听着。

’ 结果, 不出来, 一哼变味了。

他说我这是学哑巴说话。

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没办法，我上太原街，卖音响的店挨屋转，寻思没准能碰上这个曲儿呢。

没有，哪有那么巧的事？

你说买唱片吧，咱还不知叫啥名，买啥？

没法买。

给我整的，老闹心了。

后来吧，我那个啥，哎呀，那个那个（我插话：别着急，不是赢房子赢地，慢慢说）。

说的就是，也不是赢房子赢地，不当吃不当喝，知道不知道啥曲儿能咋的？

不还得出苦力吗？

说是那么说，‘嗡——’，旋律在脑子里转，魔怔了。

”“ 啥，想来想去，我还得找那个人去，豁出去了。

我买了一把菊花，在永泰小区门口等着，等那个男的。

第一天没等着，花蔫巴了。

第二天，又掏五块钱，买花，咱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，等他。

真见着了，这小子穿西服，耷拉脑袋走道呢。

我把花献给他，又给他看身份证，解说一番，说：‘先生，你告诉我那个曲儿叫啥名？’

”他挺意外，挺给面子，让我上楼，站门外听：是这个曲儿，敲两下门，不是，敲一下，过到下一个曲儿。

放了四五个曲儿，都不是。

我正听呢，让一个过路的训了一顿，是警察。

‘干啥呢？’

你哪儿的？’

’也不怨他，我这打扮，在人家门口支棱耳朵听声，不像那回事。

我说：‘听曲儿呢。’

’警察说：“胡扯！”

’把我肩膀薅住了，我朝屋里喊：‘救命！’

’那男的出来，把我救了。

他说：‘行了，找不着你说的那个曲儿，走吧。’

’完事儿了，我也死心了，再琢磨这事该找挨揍了。

要不说巧呢，昨天，我送货走岐山路，四十中学对面，一个店正放这个曲儿呢。

给我乐的，几步跑过去，问店里的人这是啥曲，人家问：‘问这干啥？’

’我说：‘你行行好吧，我都快魔怔了，就想知道这叫啥曲，谁整的？’

’那小伙挺好，他卖文具，说：‘这是《匈牙利舞曲》，勃拉姆斯整的。’

’我说：‘老弟，你再给我放一遍行不？’

’他一甩袖子，说：“你别搅我生意。”

’结果，我还让城管罚了十块钱，倒骑驴占道停放。

也值！

花十块钱能知道（《匈牙利舞曲》啊……”李杠的故事讲完了，我一直看着他的眼睛，看他是否编瞎话。

没有，他是一个诚实的人。

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过看起来荒唐的愿望，因为“荒唐”，最终被放弃了。

李杠却被它牵着鼻子，愚蠢地向前进发。

我在CD中找到这首曲子，柏林爱乐乐团演奏，索尔第指挥，3分40秒。

放音——匈牙利舞曲。

李杠抿紧嘴唇，眼望远方，换上了另一种表情，傻傻的。

听罢，他用手心，接着用手背擦眼睛，哭了。

可惜勃拉姆斯看不到这一情景。

…… 让高贵与高贵相遇： 有泪水在，我感到自己仍然饱满。

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对不期而至的泪水，我很难为情。

对自己，我不敢使用伟岸、英武这样高妙的词形容，但还算粗豪的蒙古男人。这使我对在眼圈里转悠的泪水的造访很有些踟蹰。

我的泪水是一批高贵的客人，它们常在我听音乐或读书的时候悄然来临。

譬如在收音机里听到德沃夏克《自新大陆》第二乐章黑人音乐的旋律，令人无不思乡。想到德沃夏克这个捷克农村长大的音乐家，去纽约当音乐学院当院长，但时刻怀念自己的故土。一有机会，他便去斯皮尔威尔——捷克人的聚居地，和同胞一起唱歌。

“355 - 3·21- 2·353 2 - - -”。

我的泪水也顺着这些并不曲折的旋律线爬上来。

譬如读乌拉圭女诗人胡安娜·伊瓦沃罗的诗集《清凉的水罐》，诗人在做针线活时，窗外缓缓走过满载闪光的麦秸的大车，她说：“我渴望穿过玻璃去抚摸那金色的痕迹”。

她看到屋里的木制家具，想：“砍伐多少树才能有这一切呢？

露水、鸟和风儿的忧伤。

……在光闪闪的砍刀下倒下的森林的凄哀心情”。

读诗的时候，心情原本平静，但泪水会在此优美的叙述中肃穆地挤上眼帘。

读安谧的诗集新作《手拉手》，说“透过玫瑰色暮霭的轻纱/我看到河边有个光脚的女孩/捧一尾小鱼/小心翼翼向村口走去”。

这时，你想冲出门去，到村口把小女孩手里的鱼接过来。

那么，在地上洒满白露的秋夜，在把身子喝软、内心却异常清醒的酒桌上，在照片上看到趴在土坯桌上写字的农村孩子时，蓦然想起小心翼翼的小女孩，捧着小鱼向村口走去时，难免心酸。

那么，我想：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，为何会常常流泪？

一个在北国的风雪中长大的孩子，一个当抄家的人踹门而入时贴紧墙壁站着的少年，一个肩扛檩子登木头垛被压得口喷鲜血的知青；我，不应该流泪，在苦难中也没有流过的泪水。

生活越来越好了，我怎么会变得“儿女沾巾”呢？

至今，我的性格仍强悍。

后来我渐渐明白了一点。

泪水，是另外一种东西。

这些高贵的客人手执素洁的鲜花，早早就等候在这里，等着与音乐、诗和世道人心中美好之物见面。

我是一位司仪吗？

不，我是一个被这种情景感动了的路人，是感叹者。

如果是这样，我理应早早读一些真诚的好书，听朴素单纯的音乐，让高贵与高贵见面。

旋律或词语，以及人心中美好的部分，使我想起海浪。

当浪头涌来时，你盯住远处的一排，它迈着大步走过来，愈来愈近，却在与你相拥的一瞬消散了。

这是一种令人惋惜的美好，我们似乎无法盯住哪一排浪。

但令人欣慰的在于，远处又有浪涌来，就像使人肠热的旋律、诗和眼里的泪潮。

因而，我不必为自己难为情了。

……

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编辑推荐

《让高贵与高贵相遇》作者是杂志最优秀、最具人气的20位签约作家之一，作品不仅被各类报刊转载，屡获大奖，还入选中小學生课本或阅读年选。

<<让高贵与高贵相遇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